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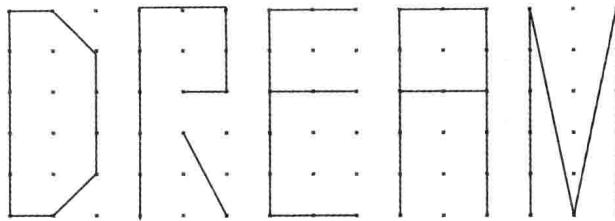
# 一朵花儿的绽放

刘黎莹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  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·中国故事

## 一朵花儿的绽放

刘黎莹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朵花儿的绽放/刘黎莹著. —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4.5

(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: 中国故事 / 尚振山主编)

ISBN 978-7-5493-2477-4

I. ①—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0764 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江西高校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|
| 社址   |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      |
| 邮政编码 | 330046                 |
| 编辑电话 | (0791) 88170528        |
| 销售电话 | (0791) 88170198        |
| 网址   | www.juacp.com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|
| 照 排  | 麒麟传媒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各地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10mm×1000mm 1/16      |
| 印 张  | 11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58 千字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493-2477-4 |
| 定 价  | 22.00 元                |

赣版权登字-07-2014-17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  
[ 目 录 ]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端 米     | 001 |
| 二丫的心事   | 004 |
| 房 客     | 007 |
| 飞来的情书   | 010 |
| 婚 床     | 013 |
| 娘娘巷     | 016 |
| 嫂       | 019 |
| 上天早有安排  | 021 |
| 婶 米     | 025 |
| 夏日的思念   | 028 |
| 新娘和羊    | 031 |
| 杨 树     | 034 |
| 一朵花儿的绽放 | 037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朵茉莉花      | 040 |
| 银 坠        | 043 |
| 樱 桃        | 046 |
| 鱼 缸        | 049 |
| 雨瓦青青       | 052 |
| 月若有情月长吟    | 056 |
| 月圆的时候      | 059 |
| 仲夏的莲       | 062 |
| 不说话的女人     | 065 |
| 谁是我心中美丽的凤凰 | 068 |
| 无法被风吹走的故事  | 072 |
| 云姐的秘密      | 075 |
| 考 试        | 079 |
| 婚宴上的厨子     | 082 |
| 花 鸟        | 085 |
| 绿 雪        | 088 |
| 名 声        | 091 |
| 敲门的舅妈      | 094 |
| 五十四天的陪伴    | 096 |
| 父亲的秘密      | 099 |
| 习 惯        | 102 |
| 信 念        | 105 |
| 五梅毒        | 108 |
| 幸福花        | 111 |
| 爱的声音       | 113 |
| 继 母        | 116 |
| 山花为谁开放     | 119 |
| 会梳辫子的父亲    | 122 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心灵的烛光   | 125 |
| 爱的牵挂    | 128 |
| 礼 物     | 131 |
| 姐 妹     | 135 |
| 鱼和水的故事  | 138 |
| 木 船     | 141 |
| 你向左我向右  | 144 |
| 水绿色的灯笼裤 | 147 |
| 哭泣的男孩   | 150 |
| 麦黄杏     | 153 |
| 猫 婆     | 156 |
| 继父与岳父   | 160 |
| 婆 婆     | 163 |
| 夜色下的玫瑰  | 166 |

## 端 米

泥结婚的头三天，还能老老实实在家守着水葱一般的新媳妇。三天后，泥就想找茬闹一阵。泥结婚前喜欢钻窝子。柳村的人都把赌钱说成钻窝子。泥听赌友说过，一开始就降伏不住老婆，这辈子就算完了。老婆就像一棵草，就是压在石头缝里，也照样黄了绿，绿了黄，是见风就长的东西。

新媳妇端米总是笑眯眯地做这做那，像捡了宝一样一天到晚就知个笑。小米饭熬好了，笑吟吟地问泥：“稀哩？稠哩？”菜盛到盘子里，又总是先让泥动第一筷子，然后笑眉笑眼地问：“咸哩？淡哩？”泥说：“啰唆个球！做点子饭还要给你三叩六拜当娘娘一样敬？”

端米就拿筷子闷头吃饭。泥吃着吃着，又觉心里挺对不住端米。泥说：“小米饭，黏哩。”端米不吭声。泥又说：“菜，香哩。”端米还是不吭声。泥就摔了碗，用手抱住头，伏在饭桌子上，说：“端米，我难受呀端米。”

端米抚一下男人的头，扫干净地上的碎碗片。

泥说：“端米，你不是一棵草。你就像个圆溜溜的皮球，让人想咬都沒处下口。”

端米说：“泥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”

泥就又去钻窝子。输了牌就回家往外偷粮食卖。一次偷一布袋，瞅个空子扛出来。有一回脚底下走得急，绊在门槛上，摔青了半边脸。端米给他抹了红药水，说：“你想往外扛就尽管扛，我不拦你就是。”泥就大了胆。泥后来干脆用盛过化肥的编织袋往外扛，有时候泥一个人往袋子里装粮食挺费劲，端米就过来撑起袋子口，泥就一瓢一瓢往里装。嚓，一瓢，嚓，又一瓢。快露缸底了。早先泥的娘活着时是从不让大缸底露出来的。娘对泥说过，这口大缸用了好几辈子了，还从没露过缸底。有时遇上灾年，就是吃糠咽菜啃树皮也不敢空缸底。泥拿瓢的手抖抖索索的像是抽了筋。端米提了一下袋子，说：“还能装十来瓢哩。”泥真想一瓢头子砸在端米脸上。泥心里开始发毛，泥的手在媳妇脸前像秋风中的枯叶一样抖个不停。端米又提了一下袋子，说：“还能装两瓢哩。”泥就把瓢摔在了地上，用脚踩了个稀巴烂。泥说：“端米你干吗非要这样？我连村长都没怕过呀端米。”端米说：“你看见别人打老婆手痒哩。”泥说：“我往后再去钻窝子就把两只手剁给你看。”

泥跟着端米上地里拔草。柳村的人看奇景一般，说：“我老天，泥也下地干活了，泥的媳妇竟有这等能耐！”

泥干了一星期的农活，就又开始手痒，趁端米回家扛化肥的时候，泥就从地里跑了。泥赌输了就回到家里找菜刀。泥说：“端米我要剁手给你看。”

端米正在剥花生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
泥扔了刀，从门后头拾起绳子，就把自家喂的狗给捆上了。眨眼工夫就把狗的两条前腿的脚趾头给砍了下来。

泥说：“端米我要再去赌，就把我的两条腿砍给你看。”

泥还是管不住自己。泥再次赌输后，从菜板上拿起菜刀。泥说：“端米我可砍腿了，我可真砍。”端米正蹲在鸡食盆前拌鸡食。泥伸手捉住一只芦花鸡，削去了一条鸡腿。

泥也有赢钱的时候。这时候泥就会老老实实地把钱递到端米脸前，说：“端米，你看，是不？树叶还有相逢时，岂可人无得运时？”

端米远远地退到天井里，说：“怕脏手哩。”

柳村的人常说，好人不睬泥，好鞋不踩屎。就有好事的人问：“端米，你好好的，干吗不跟泥散伙？”

端米说：“人是会变的呀。”

“那干吗不拦住泥？由着泥的性子去钻窝子。”

端米说：“铁锁媳妇不就是因为拦男人被打残了胳膊？”

“你就不怕把家赌垮了？”

“家垮了，我还有条命。泥就是铁人钢人我也要把他暖化。”

大伙儿就叹气，说：“自古骏马却驮痴汉走，美妻常伴拙夫眠。”

一个下着麻秆子雨的黄昏，泥正守着空了的大缸发愣，端米摇摇晃晃地像只落汤鸡一样跑回家。端米从怀里掏出二百块钱递给泥说：“你现在只能用我的命去赌了泥，直到赌干我身上最后一滴血。”泥接过钱，票子里夹着一张抽血单，泥的头皮“轰”地响了一下，泥像个疯子，用小蒲扇一样的大手猛扇自己的脸，直到把脸扇成个紫茄子。

春天的时候，花草到处抽芽、开花。转眼之间，山上、树林、屋角，全都变了样。泥在镇上开了个钟表修理店，端米开了个服装加工厂。钟表店的生意挺红火。十里八乡的人都想来看看出了名的泥怎么说变就变了呀。端米的服装店更是热闹，好多女人都想来看看端米是否有三头六臂。

就有人问端米有没有绝招，端米甜甜地笑笑，说：“人这辈子要遇到好多难事，总不能事事都绕开走。只要豁上命，准行，说到底也就是一句话，水滴石穿罢了。”

## 二丫的心事

大丫出嫁后二丫就有了心事。娘说，二丫，去西岭的豆地里打打药。撵了好几遍，二丫就是不动弹。娘说你姐嫁人走了，地里的活儿就指望着你了呀二丫。娘这辈子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。十个龙皇女抵不上一个跛脚儿子。二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娘说这种戳心尖子的话。二丫只好去豆地里打农药。老远，二丫看见保兴也在地里打农药。保兴和大丫订婚快两年了，原打算秋后成亲，没承想大丫一翅子飞到城里去了，嫁给一个干泥瓦匠出身的小包工头儿。大丫没出嫁的时候和二丫住一个屋。二丫眼瞅着大丫脖子上的金项链越换越粗，手上的金戒指也越戴越大。那天保兴来问大丫，大丫就垂着头嚶嚶地哭。那时候二丫一个人站在门外明晃晃的月亮地儿里。保兴伤心的哭声像猫爪子样一下一下挠得二丫心疼。二丫一脚踹开屋门，使劲扯住大丫的褂袖子往外拽。二丫的个头和力气都比大丫大。二丫想把大丫拽到天井里好好教训一顿。二丫没想到保兴正跪在地上，双手死死抱住大丫的腿不松手。二丫就火了，说保兴哥你好没骨气，叫花子门前也有三尺硬地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

保兴就不再哭了。

二丫说乡里也有灵芝草，城里也有趴牯墩。

保兴起身接过二丫递过来的毛巾，擦擦泪扭头就走了。打那，保兴只

要是在村子里碰见二丫，脸就立时红成一块绸子布。二丫一看见保兴，心里就像揣个小兔子一样怦怦地跳个不停。二丫也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。昨天夜里做梦时又梦见保兴和她一块儿下地干活儿。果真，今天她一来豆地打农药，保兴也来打农药。两家的地紧挨着。打完药，二丫跑到地头边儿上的水渠里洗手，保兴也跟着去洗手。

二丫说保兴哥你过晌要是有空帮我上村北花生地里撒化肥去吧。保兴一迭声地说有空，反正在家闲着也怪没意思。两个人正说着话，保兴家里的人来叫保兴赶快回家。下午，二丫早早地来到村北自家的花生地里。二丫一张水灵灵的俊脸蛋儿眼瞅着黄蜡似的瘦了一圈儿。二丫有了心事，不能对娘说，更不能对大丫说。二丫想豁出去了，等会儿保兴哥来了，就把自己心事一股脑儿说出来。话不说不明，木不钻不透。二丫一个人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眼瞅着夕阳像个大血球一点一点地坠落到山后头去了。保兴连个人影儿也没来傍一傍。一连好几天二丫也没见着保兴。再后来二丫终于在地里看见保兴了，可当时都在忙着过秋，砍玉米刨花生割豆子，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，二丫一直没有办法把心里的事讲给保兴听。忙完秋，二丫进城买了玫瑰红的纯毛毛线，悄悄背着人给保兴织毛衣。二丫从没舍得给自己织过一件纯羊毛的毛衣，直到现在二丫身上穿的毛衣还是用腈纶线织的。那天，二丫正坐在天井里织毛衣，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响。二丫手里织着毛衣，也跑到大街上看热闹。

一群光头娃儿在大街上跑着唱着：

香椿芽棵棵家，  
红姑娘要出嫁。  
金镏子银拢子，  
花红轿绿顶子。

在那一刻二丫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
新郎保兴穿着崭新的西服，西服领上别着一朵大红花。接新娘的喜车

停在街中央。二丫憋足了劲儿，飞快地跑到村外河边儿。她把快织好的毛衣放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然后拾起一块石头拼命去砸那件玫瑰红颜色的毛衣。二丫像疯了一样，把手指头都砸肿了，手上的血一滴一滴地洒落在毛衣上，可是仍然没有把毛衣砸烂。二丫赌气把毛衣扔到河里，恰好被刚才那几个光头娃儿看见后从河里捞了上来。娃儿们要用毛衣做网，去捞河里的小鱼小虾。嘻嘻哈哈的娃儿们你争我抢都跑到河里去了。他们跑着唱着：

小二妮剜菜根，  
剜菜根喂小鸡。  
小鸡儿长大了，  
二妮儿出嫁了。

二丫站在河边儿上，泪眼模糊。河里那一团玫瑰色的红越漂越远了。

## 房 客

东和荣两口子正过得好好的，猛不丁地就离了婚。

别人都很奇怪。

荣搬回娘家后，不管哥和嫂怎么问，就是不开口。

哥说：“荣，你看你这个人，谁不知道东是个知疼知热的人？干吗你偏要和东离婚？”

荣就不耐烦。

荣说：“哥，这话亏你说，换别人，我非扇他两耳光不可。”

哥就沉了脸。

哥说：“你总要给我说清楚，醋从哪儿酸，盐从哪儿咸。”

荣说：“东对我哪样都好，可我知道东在外头有个女人。东说只要我答应不管他和那个女人的事，他就把挣来的钱都交给我。”

嫂说：“他有女人就有呗，只要把钱都交给你不就什么都有了？钱在手头饭在口头，手里有钱不比什么都好？”

荣说：“嫂，你也是女人呀。这口气我就是咽不下。”

哥说：“荣不是我说你，现在你回来了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
荣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就住爸妈留下的老宅。”

嫂急了。

嫂说：“老宅已经租出去好几间。房客是个独身男人，你搬进去，不怕别人说闲话？”

荣说：“我不管。我就住老宅。”

荣搬进老宅后，发现房客大顺是个不爱说话的外地人，每天就知道闷头干活。村里才建了个布鞋厂，大顺专门给厂子里加工塑料鞋底。三间老宅，荣住一间，一间做车间，一间做仓库，大顺就把床安在仓库里。

大顺是个能干的男人，他见荣成天在家闲着，就说：“荣，你和我一块儿干吧，干一天我给你八块钱。”

荣说：“八块就八块。”

大顺不光脾气好，人长得汤肩禹背，帅气。

荣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大顺。她喜欢听大顺说话的声音，喜欢看大顺干活儿的样子。

嫂对荣说：“荣你可要当心点，大顺是个外地人，怕不牢靠。要找，咱也要找个知根知底的本地人。”

荣不搭话，只是笑眉笑眼地点点头。

荣怕嫂把大顺赶走，就找村里的木匠做了两根门栓。每天晚上天一黑，荣就把门拴好，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。

月亮出来了。

碎银一样的月光透过窗户一直淌到荣的床上，把荣的脸抹得光亮迷人。荣听见大顺正在院子里一个人走来走去。大顺的步子很沉很慢又很匀，每一步都像踩在荣的胸口上。荣好想让大顺来她的房里坐坐。她担心那两根新做的门栓会伤了大顺的心。其实，那两根新门栓她是做给嫂和村里的人看的。更确切地说，是做给她自己看的。更深夜静时，当她听见大顺在街上跟人说话，在院落子里咳嗽时，她直想一斧子把门栓劈个稀巴烂。

荣披衣下床，站在窗前。

大顺的影子在月光里晃过来又晃过去，把荣的心都晃乱了。

“啪啦，”一根门栓从荣的窗子里飞了出来。

“啪啦”，又一根门栓从荣的窗子里飞了出来。

荣和大顺隔帘相望。

帘子是去年秋天荣用草珠子串成的。

荣的手在空中一扬，又一扬，门上的帘子烂了，哗啦啦落了一地。

荣踩着一地圆鼓鼓的草珠子扑进大顺的怀里。

荣这时候听不见“呱呱”的蛙叫，也感觉不到如银的月光。她只知道这院子里只有她和大顺两个人。

大顺却轻轻推开了荣。

大顺说：“荣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，我也从心里喜欢你。可我不能骗你。我在家有媳妇，我怕鞋厂的人说我挂家，签合同的时候，我没说实话。”

大顺的话像一盆冷水浇过来。

荣愣了半天，才哭着跑回房去。

月光如水。

虫吟似泣。

## 飞来的情书

这个故事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。

故事的主人公叫邵波。

“我想好了，接受治疗。”邵波跟父母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已接到第三封情书了。父亲和母亲都以为听错了，直到邵波又重说一遍，父母才笑逐颜开，长长叹了口气。儿子终于同意接受治疗了，儿子的生命终于有了拯救的希望。

邵波小声说：“有一个女孩子喜欢上我了，她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了。”

母亲小心翼翼地问儿子：“能告诉我给你写情书的女孩儿是干什么的吗？”

父亲也忍不住好奇心，问儿子：“我也想知道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子，你有她的照片吗？”

邵波说：“我现在没有。以后我写信和她要一张。”

父母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邵波：“你们是从网上认识的吗？”

邵波说：“不是。我好久没上网了，是她主动给我写来的信。我们以前在同一个公司打过工。”

“她长得漂亮吗？”母亲有些迫不及待地问。

邵波有些难为情了，父母就不再往下问了。他们开始筹划该跟哪些亲戚借钱的事情。邵波躲进自己的卧室，埋头给一个叫珊珊的女孩子写信。邵波没想到珊珊会主动给他来信。当时在一起打工的时候，邵波就暗恋珊珊，可是珊珊看上的不是他，而是另一个男孩。后来，珊珊离开了那家公司，邵波也离开了那家公司。再后来，邵波被查出患上了尿毒症。这对刚刚二十出头的邵波来说，无疑是晴天霹雳。在医院治疗一段日子后，邵波执意要出院。他听医生说，这种病需要做肾脏移植手术，要准备二十万元的治疗费。父母都是下岗工人，虽说开了一个生活用品小商店，可一下子是拿不出这笔钱的。邵波不想让父母再去借钱。他拒绝吃药，拒绝打针。父母只好同意他出院。

回家后，他对父母说：“你们不要再在我身上费心思了。我不会接受治疗的。就是把钱借了来，我也不会同意去医院的。”望着儿子脸上绝望的表情，母亲天天以泪洗面，父亲也是一天天唉声叹气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就在邵波决意在家中等死的时候，却意外地收到了珊珊的来信。珊珊在信中鼓励他一定要振作精神，接受治疗，并一再劝他不要悲观，情绪的好坏对病情的抑制非常重要，只要能保持良好的心态，再加上年轻力壮，手术后，很快就会痊愈的。邵波在看这封信的时候，眼里竟流出了幸福的泪水，他马上给珊珊回了一封感激的信。他在信中问珊珊现在干什么工作，有没有成家，还问她是如何得知他患病的消息。信发出后，他天天在家望眼欲穿盼回信。珊珊很快就回了信。她在信中告诉邵波，她现在生活得很好，还没找对象。她是偶尔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知道他生病的消息。她还在信中写到，如心里有不顺心的事，就写信讲给她听，不要闷在心里。这样，两人三天两头地通信。邵波想要珊珊的手机号码，他想和珊珊在电话上说一会儿话。珊珊来信说，等你什么时候快要去医院时，我会去和你见